

七日談

(澳門篇)

薪火相傳三十載：記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

吳志良

一九九五年，澳門基金會與《澳門日報》以一紙徵文啟事，播下了一顆文化傳承的種子。三秩春秋倏忽而過，當年的參賽者已成長為導師，青澀的筆觸化作思想的星火，點亮了一代代澳門學子的精神星空。這場持續三十年的「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」，不僅是文學教育的實踐樣本，更是澳門文化生態建構的縮影——它以文字為舟楫，載着少年們在歷史與現實、本土與全球的交匯中，探尋文明的真諦。

從閱讀推廣到文化自覺的蛻變

一九九五年賽事初創時，澳門正經歷經濟騰飛後的文化覺醒。基金會深感出版業與閱讀生態的失衡：本土書刊市場狹小，市民對文化認同的認知尚淺。首屆「澳門書刊讀後感徵文比賽」以「閱讀本土出版物」為切口，試圖通過文字重建城市的精神坐標。彼時的參賽作品，既有對《語林漫筆》等本土著作的解讀，

亦不乏對余秋雨《千年一嘆》的哲思，展現出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地的獨特視野。

二〇〇一年，賽事正式聚焦中學生群體，更名為「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」。這一轉型標誌着文化教育的深化：從泛閱讀推廣轉向系統性寫作訓練，從單向知識傳遞升級為雙向思想對話。基金會與學校合作開展「作家進校園」計劃，邀請湯梅笑、李宇梁以及諸多青年作家分享創作心得，將文學課堂延伸至生活現場。二〇一四年起，賽事主題更緊扣時代脈搏——「簡樸生活」「城市記憶」「澳門之味」等命題，引導學生在文本中照見現實，在思考中錨定身份認同，增強家國情懷。

閱讀如何重塑一座城的集體記憶

澳門的獨特性在於其「微縮性」與「複合性」：三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載着四百餘年中西文明碰撞的痕跡。如何讓年輕一代在多元文化激盪中建立文化自信？賽事通過「主題閱讀+本土敘事」的模式，

構建起獨特的文化教育範式。

首先，以文本為鏡，照見城市肌理。當學生閱讀澳門相關著作時，他們不僅在解析文字，更在觸摸城市的歷史年輪。二〇一九年「回歸紀情」主題下，學生以《大三巴的

雨》描繪回歸街巷的煙火氣，將個人記憶昇華為集體情感。這種「小敘事中的大歷史」，讓文化認同從抽象概念轉化為具象感知。

其次，以寫作為橋，聯結傳統與現代。賽事鼓勵學生用當代語言詮釋經典。「澳門之味」主題中，學生將葡撻與豬扒包的味覺記憶，與澳門歷史中的高貿脈絡交織，展現「中西合璧」的味覺人類學思考。這種創作實踐，打破了「傳統=守舊」「現代=西化」的二元對立，為澳門文化注入新質。

第三，以對話為翼，突破地域邊界。賽事構建起跨世代、跨地域的對話網絡。近年來，每年二十位作家走進二十多所學校，與學生探討「城市記憶」的書寫；部分獲獎作者後來成為作家，通過「澳門文學叢書」走向全國，與內地讀者共話「灣區故事」。這種開放性，使澳門文化既葆有本土根性，又具備全球視野。

從筆尖到星辰的成長軌跡

賽事最動人的成果，在於其「人才鏈式反應」——三十年間，超萬名學生參與，其中百餘人成為作家、學者以及同一賽事的指導老師或評委，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生態。

從讀者到作者，是寫作的啟蒙與覺醒。一九九五年以來的多位得獎者，如今已是澳門文學名家。其中一位回憶道：「當年寫讀後感時，第一次意識到文字可以成為思想的武器。」這種啟蒙在新生代中延續。

從校園到社會，是文化使命的傳承。賽事評委陣容的「代際交替」最具象徵意義。當年參賽者陸奧雷，如今作為評委為後輩點評作品；早年的很多得獎者，又成為澳門文學獎的獲得者。這種角色轉換，印證了文化傳承的開

環——前輩以經驗澆灌新苗，後輩以創新反哺傳統。

從個體到群體，是創作共同體的構建。基金會通過「澳門文學獎」「年度作品選」等平台，將分散的創作力量凝聚為社群。二〇一四年開始推出的由作家出版社在北京發行的「澳門文學叢書」已收錄七十九部本土作品，其中不少作者曾參與讀後感賽事。這種「以賽促創、以創促研」的模式，使澳門文學從邊緣走向中心，成為大灣區文化版圖的重要坐標。

面對全球化的文化衝擊與數字化閱讀挑戰，賽事正探索創新路徑，建立數字檔案庫：將三十年獲獎作品數字化，打造「澳門文學記憶庫」，供全球學者與讀者研究；開發互動創作平台：運用新技術還原歷史場景，讓學生在虛擬空間中體驗澳門記憶中的商貿盛景；未來，還要拓展國際傳播渠道：與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及地區合作舉辦「澳門故事」國際寫作營，推動本土敘事走向世界。

三秩光陰，彈指一瞬。當我們在二〇二五年回望這場持續三十年的文化實驗，看到的不僅是數字的累積，更是一個文明體的精神生長史。當年一紙徵文啟事，悄然完成了一場「靜悄悄的革命」：它讓閱讀不再是孤獨的修行，讓寫作成為公共的對話，讓每個平凡的個體都能在時代浪潮中留下思想的印記。

正如參賽學生所言：「澳門的故事不在史冊的宏大敘事裏，而在街角咖啡店的香氣中，在祖屋牆角的爬山虎裏，在我們筆尖流淌的字句裏。」這或許正是賽事最珍貴的遺產——文化的生命力不在廟堂之高，而在市井之深；文明的傳承，始於青少年對生活最真誠的凝視與書寫。



◀澳門何東圖書館。新華社

耐得孤獨

人與事
言青

最近張奶奶搬進燕達護理中心，獨居。在我和老伴兒沒來燕達之前，在北京曾與她同住一個小區同一棟樓，她的丈夫李家忠是我們在外交部亞洲司多年的同事。本來我們兩家商量好一起搬到燕達養老，但他們老兩口猶豫了好幾年沒有搬來，最終家忠生病去世，我們也搬來燕達，剩下張奶奶孤零零一人在北京。

張奶奶身體不好，經常犯心臟病，女兒在國外工作，日常生活無人照料，特別是去醫院看病非常不方便。但就這樣，她仍然自己又堅持了好幾年。在我們已經搬來燕達六年的今天，張奶奶終於也搬來燕達，住在我們旁邊的樓，又與我們為鄰了。

遺憾的是，家忠走了，已經九十高齡的她孤零零一個人住在一間一套的房間裏。她說促使她最後下決心來燕達，是一次她夜間犯了心臟病，幸虧鄰居幫助，緊急送往醫院，經搶救，挽救了她的生命。她說，來到燕達，才親身體會到，這裏的生活條件、醫療條件都很好，她的心情好轉，每夜都睡得很踏實。

我們去看望張奶奶，她很高興。我們看到她的房間很明亮，乾淨整潔，窗台上擺着幾盆花，開得正旺。書案上擺着紙墨和剛畫好的兩幅花鳥畫，原來張奶奶還有這個愛好，我們鼓勵她堅持下去。她說，這麼大年紀了，參加不了什麼活動了，在家裏畫畫畫兒，也算沒有虛度時光。

文化什錦
方曉嵐

在中國歷史上，由戰國時期開始，中原人就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，陸續向南及向東南方向遷移，後來再發生的幾次較為大規模而時間比較集中的遷移，包括秦始皇和漢武帝時期為平定南越的軍事移民、晉朝永嘉年間的衣冠南渡。而唐朝天寶十四年之後，中原地區陷入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，唐末黃巢起義和五代的戰亂破壞，災荒連連，迫使洛陽及長安地區的中原人大量南遷，而到後來北宋滅亡時，隨着宋室南遷，又是一次大規模的向南遷移。由戰國時期一直到清朝的兩千多年間，中原人南遷從未間斷過。

隨着多次大規模南遷，大量中原人輾轉遷徙到贛閩粵三省交界山區，平地少而山高水急，但因為有水路與江淮地區相通，又與中原的距離較遠，位置上相對安全，所以吸引了大量逃難的人遷入，人口飛快增長，特別是在北宋時期是遷徙的高峰期，外來人口包括大量中原漢人，以及一些來自湖北的武陵蠻，人數超過了當地土著畬族的人口。不同族群在鬥爭和融合中長期共同生活，文化習俗互相影響，後來畬族和武陵蠻的逐漸漢化，特別是在元代畬族受招撫成為編戶而基本上全部漢化，形成以漢族生活為主的新民系，從此打下了長遠的經濟文化基礎。

聚居在贛閩粵山區的客家人，由於地少人多，矛盾日益尖銳，於是部分人繼續遷移到福建西部的汀州、龍岩、漳州等地區，建立客家民系基地，他們離鄉不離音，至今所有居民基本上都能操客家話。同時，有不少客家人拖家帶口，翻過五嶺，遷移到當時仍是人口稀少而土地尚未開發的粵東山區，成就了後來的客都梅州。

福建客家與飲食

福建的長汀，古稱汀州位於福建省的西部和江西省的交界，是汀江的上游，武夷山的南麓。汀州於漢代置縣，唐開元二十四年（公元七三六年）升格為汀州，設州官府衙門，是閩西八縣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。由唐代至清代的一千多年間，汀州一直是歷朝歷代州、郡、路、府的治所。長汀是客家人的發祥地和集散地，被稱為「世界客家首府」。

今日的長汀，是一個熱鬧的縣級市，坐落在城市一旁的汀州古城，有着歷史悠久的明清古建築群，在上世紀日軍侵華時，幸運地沒有遭受破壞，遊客們可以在古城漫步，感受着歷史的文化沉澱，更能享受到汀州的客家美食。長汀的客家菜，被稱為官府菜，風格有別於山區客家菜的粗野純樸，烹調技術較為細緻，取材及菜式多樣化，風味是福建菜與江西菜的融合，鹹鮮辛辣，注重原汁原味，味道平衡而溫和，是長汀官府菜特色。著名菜式有白



◀白斬河田雞。

作者供圖

斬河田雞、當歸全雞、荔枝肉、黃金豆腐卷、炒石蛙、清蒸白鰻、煨山豬肉、荷葉肉等。

現在的福建客家人，主要分布在連城、上杭、長汀、武平、清流、明溪、寧化、漳州、莆田、泉州、曲江、平和、長樂等地。閩西是福建客家人最集中聚居的地區，但閩西的客家人，相對在晉末至隋唐時期已遷移到閩南地區的中原河洛人，在時期上不同，習俗和飲食習慣也有所不同。閩西地區在歷史上曾屬揚州府管轄，所以閩西菜的風味也受到淮揚菜的影響，有些地區因鄰近江西，味道稍為偏鹹偏辣。

閩西客家菜很少用上蔥、蒜、韭菜和花椒，喜歡用薑、豆豉、麵醬和糯米酒來烹調菜式。閩西人以豬肉和雞為主要肉類，閩西長汀的河田雞是著名的雞種，做法有白斬雞及燉雞湯。由於閩西不近沿海，水產是塘養的鱸魚、草魚、鯽魚、鰱魚和田螺。客家人擅長打獵，山中的鷓鴣、野鴨、野雞、斑鳩、野豬等獵物，除了烹調菜餚之外，更製作成著名的「八大乾」。位於閩西北的沙縣，小吃風味獨特，名為「沙縣小吃」的小食店遍布全國，還有被稱為「小客家」上杭，燒賣、雲吞、糍粑、仙草涼粉等，風味別具特色。

閩西的龍岩市，有一道非常盛行的菜式「薑雞」，每當婚嫁喜宴，必有此道菜餚，而且在筵席進行到高潮，一大盤薑雞上菜時，新郎新娘站起來沿席向賓客敬酒，敬酒完畢，客人才能下箸吃薑雞，據說此習俗世代相傳至今。此菜用薑甚多，味道香濃中稍帶薑的微辣，別具閩西客家風味。

閩西人以稻米為主食，閩西的莆田市古稱興化，當地以白米製成的米粉，至今仍稱為興化米粉，是自宋朝以來的著名特產，當地客家人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吃炒興化米粉，而興化米粉更是閩西名菜。

福氣興義

繽紛華夏
霍無非

興義多山。打開窗，推開門，走上街，四周都是山。然而這種山的迥異之處在於它們通體多石，形同筍狀，一座連一座突兀在秀美的土地上，不錯，這就是黔西南獨特的喀斯特地貌。

興義的喀斯特地貌太獨特了，筍似的山體，林木葳蕤，豐滿圓潤，並不削瘦枯槁。撥開植被，能看到它們的根部深扎表土中，而非完全從瘦瘠的石縫中拱出。難得的沃土，水分和營養，源源不斷地讓根鬚吸吮，供給枝幹、葉脈，使它們茁壯，茂盛，反過來植被又涵養了水土，真是個天造地設、萬物互惠的綠水青山啊。

興義雨水充沛，冬暖夏涼的亞熱帶季風氣候，非常適宜農作物生長。這裏下雨有個規律，一般是早晨下，下得鋪天蓋地，臨近中午或到了下午，雨歇天明，沒準太陽公公在雲隙中，給芸芸眾生露個笑臉，大地又一片燦爛。勤勞的布依族、苗族和漢族群眾，比鄰而居，稼穡同途，「把酒話桑麻」。和睦家園美，城南十里外的萬峰林一帶，開闢成長卷似的旅遊農業的景區。

那天，我和家人雨後遊萬峰林，沿途的筍峰、稻田和農舍，幾次吸引我們想下車觀看。

出租車司機說，更精彩還在前面呢。到了目的地，立時被四周雄奇的山勢震撼了，峰巒疊翠，農田錦繡，小橋流水，綠蔭掩舍，加上空氣瀰漫着花香稻香，我們陶醉其中，不急於上山觀景，興致勃勃地瞅着逛着，徜徉在村落、老橋、古樹、河溪、阡陌的鄉野之中。渾黃的納灰河，挾上游連日大雨，如萬馬奔騰，從將軍橋下咆哮穿流，落入崖下，聲若洪鐘，嘩嘩濺起白色水花。幾位着藍襟花沿服飾的布依族婦女坐在橋頭，安然若素，擺賣自家產的瓜果。納灰——布依族語中的「美麗田園」，果真氣象萬千，鍾靈毓秀。

該上山了，萬峰林連遷起伏的盤山路，沿途有十多個觀景台，乘坐觀光車或徒步觀覽均可。眼前的美景實在太誘人了，邊走邊看邊拍，許多人乾脆棄車行走，呼吸着杉、竹、松、樟天然氧吧產生的純淨氧氣，神清力沛，不覺疲勞。往下瞧，那條塊連接的稻田，鋪一層碩大平坦的翡翠綠錦繡無邊；潔潤彎曲，飛龍走舞的納灰河，纖柔的身段像玉帶；白牆灰瓦，散落山腳路旁的農舍，為峰林綠地點睛添彩；而那山峰，恰似千軍萬馬接受檢閱，陣容威武，無一不入鏡頭。

山峰對峙的農田，年年歲歲生長着供人果

腹的籼稻苞穀，也帶來了愉悅的精神食糧。這裏有幾處田景印象深刻：月亮寨邊的圓狀稻田，一棵榕樹和一棵桂花樹廝守田邊，寨子裏的老輩人視作吉兆，打趣它們是一對「榮華富貴」。不遠處，開闊的田間有一處塌陷的漏斗最為奇特，大坑的邊緣次第疊起，圓中帶棱，是豐富的地表水長期沿岩石裂縫往下滲漏、溶蝕，引起地下河和地下溶洞頂板垮塌，人們依其形狀，稱之「八卦田」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時無可估量。再往前行，在之字形的坡道上，清晰看到正面稻田中央有一個巨大的「福」字，這幅深褐色的書法以田當紙，稼不做墨，工整大方，落筆飽滿，它就是遠近聞名的「福字田」。

賞心悅目的福字是何種作物？我們帶着好奇，下山撲入稻海一探究竟。田邊的草叢星星點點夾雜嫣紅、粉紅、淡白的格桑花，容顏嬌好。裏面人影幢幢，田埂上歡躍，喧嚷，氣球飄搖。田深處，稻色變褐，躬身端詳，哦，眼前巧奪天工的福字，原來由種下的黑糯稻祖成。這幅「書法」巨作，出自莊稼漢家邁的大手筆。

回到上山的起點已是晌午，附近的餐廳炊煙淡淡升起，飯菜陣陣飄香，我們在一家餐廳

坐下，主食點了具有布依族特色的蛋炒飯。蛋炒飯的米，產自萬峰林這片土地，將米蒸熟冷卻後，與農家雞蛋、糟辣椒、蔥花及其他佐料旺火爆炒，轉眼間米粒金黃，粒粒放光，椒紅蔥綠，香氣撲鼻，食之蓬鬆耐嚼，餘味悠長，我們不僅有眼福，還飽了口福。

稻田祈福，心誠物實，傳遞的心意不言而喻，給興義的山水田園，各族鄉親展示了美好願景，帶來安居康碩的吉祥幸福，興義好福氣！



▲興義萬峰林「福字田」。

作者供圖